

从行业“孤独寂寞冷”到他人“羡慕嫉妒恨”

修复古董木雕藏品 80后雕花匠有绝活



松荫仕女读书竹雕笔筒 (王昕作品)



清代朱金花板 (章雄辉修复作品)

绝活

最擅长乾隆工、浅浮雕

海内外藏家看中的，是章雄辉的古董木雕修复绝技——八蛮进宝。

“乾隆时期，中国雕刻水平最高，俗称乾隆工。”章雄辉说，乾隆工难就难在浅浮雕，以线带面，用最薄的比例体现最强的立体感。这是雕刻技艺中最难的，正是他最擅长的。

“木雕，施于挡板、面板、牙条等构件上，工艺手法有镂雕、浮雕；施于吉子、插件上，工艺手法有镂雕、圆雕。在牙条、椅背板等方寸之地，宁波雕花匠亦不惜工时，以极细极薄的线条，浅雕出各种图案。”章雄辉说，这种技艺通常是大师级的玉工在美石良玉上才会施展，但在宁波，这种费时耗力的工艺，居然在普通的榉木、楠木甚至木荷（一种本地特产的速生树种）上都有出现。



章雄辉与王昕 (右)

穿越

好古雕花匠，最爱文人小清新

现在，王昕和章雄辉一起，拉上一位70后雕花匠，三人开了一家小作坊。在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内，他们将古董木雕修复得活灵活现。

王昕说，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，旧家具修复刚刚兴起不久，他还能大量地接触一些顶尖的传统雕刻作品。对此，章雄辉觉得很幸运。那些古代工匠入神入化的雕刻技艺，还能以实物的形式呈现，成为他们的教科书。但现在，这些东西四散而去，很难再这么集中地展现了。

章雄辉说，宁波木雕工艺在长久的积累中逐渐稳固了自己的风格，直至清中晚期因“千工床”“万工轿”而声名鹊起，在全国达到独领风骚的境界。而宁波雕花匠一直代表的是古代木雕工艺的最高水准。

那时，哥哥章飞雄也修补旧家具。从小，他便耳濡目染了那些精美的古代雕刻。后来，随着他对雕刻技术的理解和掌握，那些古代雕刻上的东西也慢慢地长在他的脑子里。现在，他只要拿到一块残缺的雕花板，脑子里便能浮现出这个人身上残缺的部分是怎样的。

修补和重新雕刻是两回事。“有句话叫‘修旧如旧’。”王昕说，“古代人物有古代人物特有的衣着、神态，如果你不懂这些，在一个古人身上雕刻了一个现代人的脑袋，那么，一切就都不对了。”

“另外，和象山、奉化、鄞州以及东阳等地的风格都不相同，宁波的传统雕刻最出彩的地方在于浓郁的文人气质。”章雄辉说，它有点像书法和绘画，注重线条表达。而且，这些雕刻作品往往会配上传统的图章，再刻上文字，使其具有浓厚的书卷气。

例如，章雄辉最近刚刚完成的《知章醉酒》人物木雕，创作灵感来自荣宝斋的一幅书画。在这件雕板上，马鬃胡须发皆历历可见；人物的衣纹用极其简单的几根线条来表现，最后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奇异的流动感和飘逸感。

对于今后的打算，章雄辉告诉记者：“就从这家小作坊开始吧。”

说起木雕，很多人会想到东阳木雕、黄杨木雕等。殊不知，早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，就发现了木雕鱼。

被誉为甬式家具“眼睛”的吉子，便来自宁波雕花匠之手。可以说，宁波雕花匠代表了中国古代木雕工艺的高水准，有着令人惊艳的绝活。

现在，这一传统手工艺已沦为“孤独寂寞冷”的行当。然而，宁波两位80后雕花匠，却因一手修复古董木雕的绝活，引来海内外古旧家具收藏界“羡慕嫉妒恨”的目光。

记者 黄银凤
通讯员 张即文/摄



竹雕香筒 (王昕作品)

学艺 两个80后雕花匠漫漫从艺路

一对80后雕花匠，师兄叫章雄辉，师弟叫王昕。他们是同乡（宁海桑洲人）、同年。

章雄辉今年33岁。他有一个哥哥，叫章飞雄，大他8岁，学的是雕刻。从小，他就在哥哥身边，看那些古代雕刻品。一边看，一边拿个凿子学着刻。见他感兴趣，哥哥也一点点教他。

王昕学艺时间比章雄辉晚些。2000年，他经人介绍，跟章飞雄学雕刻。

王昕说，自己从小喜欢画画、写字。在父母、乡邻的观念里，长大出人头地，第一条路是读书，如果书读不好，还有一条路，就是学手艺。

“在中国传统手工业，作为宁海‘五匠’之一的雕花匠，有着令人叫绝的鬼斧神工。”王昕自豪地说，“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。民国时，前童有个叫葛国炳的雕刻师傅放言，别人用三工做一个作品，他用七工。反过来，他用七工做的活儿，别人用三工却做不了。”

这句话，表面听上去不知所云，但对于王昕这样的雕花匠来讲，意味无穷——说的就是雕花匠的功夫。

王昕说，宁海的雕刻，风格最接近的是三门。和其他地方的雕刻相比，宁海的雕刻最明显的是呈高面较多，特别是远看，雕板上的内容高低拉开，产生阴影，立体感特别强。

困境 因为清贫，师父和五个师兄弟转行

学艺的日子，简单、枯燥。王昕回忆，那时，师父给他一段竹子、一张图纸，让他学着刻。刻不好，重来；像样了，再换一个。如此周而复始。

“和我差不多时间来学艺的人，很多后来都放弃了。”王昕说道，“起初，跟章飞雄学艺的徒弟中，有2个象山人、3个三门人，他们可能是受不了寂寞，很快去学了新生计。”

只有章雄辉和王昕坚持了下来。他们认为，从桑洲出来的人，会一门雕刻手艺，是一件无比荣光的事。

现在，他们仍从事着雕刻。可章雄辉的哥哥、他们共同的师父，在

2004年转业了。

从1997年正式学艺以来，章雄辉把一个人最好的学习时光——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，给了传统雕刻。可是，他身边很多人不再从事这个行业，最大的原因是清贫。

章雄辉也曾动过改行的念头。他学过开车，打算今后能找个开车的行当。就在这时，机会来了。一位古董商带着一张破旧朱金千工床找上门来。可以说，章雄辉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。

“从这点上说，我比哥哥幸运。”章雄辉告诉记者。

转机 两月修复一张千工床，卖出百万元

“这也许是我跟雕刻这门手艺的缘分。”章雄辉这样总结。如果那张床再晚几年出现，他可能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司机，手上握着的是方向盘，而不是雕刻刀了。

谈起10年前那张古董床，章雄辉记忆犹新。

宁海一位古董商收到一张前后出帐的清代朱金千工床。大床来自三门，床上安了12扇软条敲成的围屏，雕工精美异常。可惜，床上雕刻的人物头像，在“文革”中被人铲去。

古董商找到章雄辉，希望他将人物部分重新雕出、补上。

这是章雄辉学雕刻后所接的第一桩

大活。他将自己和这张大床关在一起。两个月后，章雄辉交活。那些残缺的人物头像重新出现在大床各处，栩栩如生，和原来的人身、衣着统一协调。

几年后，那张曾被章雄辉修复的大床，被一位上海收藏家买下，价值100多万元。

也正是因为修了那张床，章雄辉开始被古董木雕收藏界注意。这也激活了收藏界以前不买人头被铲的旧家具的局面。

章雄辉出名了，他成了宁海旧家具收藏家们的“御用”雕刻师。之后，各地藏家纷至沓来，请章雄辉修复古董木雕藏品。



“麻姑献寿 东方朔捧桃”黄杨吉子雕刻 (章雄辉作品)